

體育

體育與社會

*Amadeu Gomes de Araújo**

體育在教育、娛樂或效益等各個方面是千禧年過渡中的一項社會認同的盛事。體育有助於興辦工業、發展貿易及創造財富。透過傳媒描繪出勝利及挫敗的景象，引發人們愛、惡的情緒。現今，誰也不會忽視這巨大的洪流——真正的海嘯。它延伸至我們所置身社會的各個層面中，並注入政治、經濟、科技、衛生及文化的範疇內¹。若說體育不是二千年最重要的社會事業，那麼，我們最少也一致同意，體育賽事是人類的壯舉，正如悉尼奧運會。

與其我們以體育所表達的崇高價值來使它變成神話，或由於它可引致惡習及疾病而排斥它²，不如我們從體育與現實社會的各種聯繫來理解它、闡釋它，畢竟體育是屬於“整個社會的事”。奇怪的是，體育的範圍日漸擴大，然而，有關它的研究却相對不足。如果傳媒使體育變得全球化及無處不在，那麼奇怪的是，與之有關聯的文學卻很少涉及體育。“在面對人類活動的其他方式，明顯缺乏社會哲學、人類學及價值論的討論，使體育陷於一個不利的境地”³。

在莫斯的社會人類學的思維方式中，當體育成為“整個社會的事”，那麼，在廣義上它容許我們分析社會的主要元素，如家庭、教育、經濟、政治、娛樂以至宗教。

觀察體育的歷史發展可有助我們理解體育是社會的表達方式。

“奧林匹克——爭奪競技桂冠的發祥地”

雖然體育起始的年代久遠而無從稽考，但我們清楚知道它的根源。體育活動在這個新千禧世紀中繼續發揚光大。眾所周知，作為體育之父的十九世紀，確立了體

*波爾圖大學歷史系學士，現正修讀博士學位課程，在澳門工作十六年，後期在澳門理工學院（學術事務部廳長及教師）及行政暨公職司（高級技術員，1984年至1987年）工作。

1. 瓜伊著《體育的外在淵源的序列表》，我們由該書得知有關體育社會學分析的各個範疇。
2. 在二十世紀初，布洛瓦認為進行體育鍛煉“保證成為愚氓一代”。當他考慮這一點時，他並不是孤獨的。
3. 參閱本托著《體育的另一個趨勢》——教育學的演變及反思，知識園地：波爾圖，1995年，第270頁。

育的真理及科學，使它成為人民進步及快樂的不可或缺的方法；而工業、資本社會則作為其母，它確立了體育的效益。上述的理念——進步及效益孕育了體育的誕生。人所共知，體育初生時，是健壯、剛勇及自我欣賞的。它早年就與我們身處的富有的、寬容的及以傳媒為主導的新自由社會締結婚姻。我們可引證，雖然當代的體育有著其經過嚴峻考驗的歷史及語言特徵，並誕生於十八世紀，但它只“在十九世紀後期才訂立其規則及方針，並在歐洲得到全面的發展，因此，傳統的健身運動已由一種習俗逐漸發展成為要求打破紀錄的競技活動”⁴。

現代體育源自狂熱的工業革命，它在其誕生的社會中創造形象及擁有其特徵，在其繼續發展的社會中表現出一些原始社會的面貌。另一方面，體育從它的起源以至逐步累積及保存人們在抱負、矛盾、夢想、希望、勝利及挫敗等方面的經驗來表達社會的運作模式。研究體育就是探索孕育它的原始社會；觀察其誕生的工業社會及輔助它成長或採用它的原則、價值、問題、危機、思想及信仰等等來培育它的現代社會。

事實上，雖然我們沒有解釋經濟與體育的關係，然而，經濟的發展卻孕育及影響著體育。當我們斷言歐洲社會經濟的發展孕育及影響現代體育，我們也就正在肯定體育可反映出經濟的發展，因此，我們可確定體育在一定形式上可表達社會。

早在遠古時代，人類受著貧窮的壓迫，以致沒有多餘的時間及閒逸的心情來進行體育活動。在克呂尼的陰影下，西歐的封建制度逐漸發展起來。而當時中國宋朝的統治者則喜愛進行活動及遊玩。在東西方，打獵及捕魚都是一項艱辛的工作（對於現今的人們來說，由於反璞歸真，上述工作已變成體育運動）。

正如十六世紀英國哲學家哈登所描述“食物充裕，則藝術才會蓬勃發展”。在這一方面，奧爾特加·伊·加塞特亦曾記述“*la cultura no es hija del trabajo, sino del deporte*”（文化並非是工作的兒女，而是體育的兒女）。

正如馬洛運用菱錐的原理作出的解釋，飢餓與體育是不能連在一起的。經濟增長容許在空餘和空閒時間及“*otium cum dignitate*”（閒暇）發展體育活動。

除了在工業社會中可有的空餘時間外，科技革命，尤其是交通工具及大眾傳媒等方面均是為現代體育取得驕人成績而作出貢獻的其他重要因素，它們共同促使全球一體化。傳媒創造形象及提出意見，並關注聽眾的數目及廣告的收益，與此同時，傳媒亦促使體育與財富及權力聯繫在一起、歌頌成功及崇拜勝利；這樣便驅使人們在體育方面努力爭取英雄的榮譽及威望，或從具權勢的人的手中爭取財富。事實上，現代體育的操控力量表達了一個以傳媒為主導的社會——一個物質主義的社會。這個社會傾向於追求利益及 / 或名望，以便得到強大的購買力，但却忽視精神價值的存在。

現代體育肩負著表達新自由社會的任務，它確認及維持其價值並進行實踐，提升有才能之士而把能力較差者置於一旁。正如在社會上一樣，體育競爭者亦不能互相合作。當賽事結束，勝利者踏上名次台，群眾為他們歡呼，與此同時，失敗者則被群眾遺忘。群眾嘆息說：“哎，失敗者！”人們只是衡量最終的結果，而沒有理

4. 參閱托馬斯、豪蒙、利弗三人合著《*Sociologie du Sport*》，法國大學印刷出版社，1987年，巴黎，第9頁。

會形式及方法：據稱歷史只會記載結果。眾所周知，當結果達至某一水平時，體育便成為一個節目。我們這個以傳媒為主導的社會，在互相影響的辯證下，上演了許多競爭激烈的節目，而在競賽中人們試圖獲取利益。體育的誕生以至成長花耗大量的金錢，且與“奧林匹克，真理的主人，爭奪競技桂冠之母”相距甚遠。（平達羅，奧林匹克，第八冊，第1頁至第2頁）。金錢賦予運動生命，但亦吞噬其精神。

遊戲與體育：認識社會的鑰匙

體育是人們的一種表達形式，人們創造或接納體育運動並在社會上實踐體育活動。

哈利卡納艾斯（公元前五世紀）謂，據說在特坦塔梅時期，希臘人在奧運會中努力競爭，目的是為贏取橄欖花環，而非為金錢，因為花環象徵“一個傑出的評價”。波斯國王薛西斯輕視價值的重要性並稱：“哎喲！馬多尼奧斯，人們互相激鬥，不是為了爭取財富，而只是為了獲取優越感。”薛西斯自己感到驕傲，因為他欠缺聰明才智。人們給他起了一個綽號“胆小鬼”（歷史，第八冊，第26頁）⁵。因此，他逐漸走向滅亡之路。

在這些豐富多彩的敘述中，歷史之父認為體育可表達社會。在上述情況中，體育可表達出希臘人民優勝於波斯人民（我們深信遠古時期有關體育的敘述資料可反映孕育體育發展的社會狀況）。

然而，在認識論的前提下，一群擁有相同特徵的人進行同樣的體育活動，這種說法是否合理呢？透過有關競技的體育活動，我們可否確定某一民族或某一群人的社會文化來源呢？什麼東西使我們相信運動可表達、反映及揭示社會呢？又什麼東西促使我們踏出這一步呢？

卡洛伊絲對運動的看法有所保留，但最終也支持如下的見解：“我們欲確定一個文化，顯而易見地可從他們的活動著手，但這可能是一個草率及誤解的行為。事實上，每種文化同時認識及進行各項不同種類的活動。首先，若沒有預先的分析，我們不能決定哪些活動與團體的價值相符，哪些活動確定了上述價值，哪些活動加強了上述價值，而相反，哪些活動與上述價值產生矛盾，哪些活動貶低上述價值，在上述社會中哪些活動代表理解方式或安全閥”⁶。上述社會的研究者提出一個有關澳門情況的例子作闡釋。例子涉及賭場的博彩活動及以動物進行的賭博。“顯然，在古希臘競技場的活動顯示了城市的理念，並有助於實現該理念；與此同時，在現代國家中，國內的彩票及賽馬賭博則抗衡上述的理念，但它擔當著一個重要的角色，或者甚至是不可缺少的角色，它給予一個全憑運氣的回報。然而，原則上只有工作及功績應給予回報”⁷。該作者亦同樣表明“任何社會存在著一個真正的團

5. 參閱希拉迪著《希臘文化選集》，該書並由埃萊娜·佩雷拉教授主編及翻譯，科英布拉大學文學院：科英布拉，1971年，第227頁。

6. 參閱卡洛伊絲著《人類的活動》，科托維亞出版社：里斯本，1990年，第88頁至89頁。

7. 同上。

結，而在活動中誘發上述的團結。實際上，活動的規則與群體成員的質素及缺點之間存在著一些緊密的關係，而且上述關係不斷得到拓展。一方面，一些較為人們偏愛及投入的活動顯示了流行的趨勢、愛好及當前的思考方式。與此同時，它亦教育和訓練參與者培養德行及糾正錯誤，培養參與者進行活動的習慣，及鼓勵他們進行其喜愛的活動。另一方面，某些民族喜愛的活動可作為確定他們的道德或才智的特徵，並在突出活動參與者的特徵時，喜愛的活動可提供一個準確的驗證，從而加強特徵的描繪的可信性。”我們深入地思考，便可推斷“一種以特別形式發展的活動可更合理地勾畫一種文明的特徵。實際上，活動是文化的要素及形象，因此，在某一程度上，活動可在特定期間勾畫一種文明。”他補充說，或者我們可從體育場內進行競技活動的嚴格戰鬥精神中預測斯巴達的命運、從劍鬥士的戰爭中可看到羅馬帝國的沒落，及從馬場的競賽中可預知拜占廷帝國的衰落。

由於澳門只進行小規模的體育活動及人們對博彩抱有極大的興趣，因此，我們對澳門未來的前景感到憂慮。然而，該種特質的研究乃基於在該方面作出的努力，從而證明上述研究的合理性。倘若以體育為對象的社會學研究可有利於認識組成社會的不同力量及觀察它們的聯繫方式，那麼，分析澳門體育事業將可有助於了解澳門社會的架構及運作。

正如上述所得出的研究，資歷豐富的作家們確認從分析人們進行的體育運動找出社會特徵的可行性。除了曾提及的作家卡洛伊絲外，科斯塔、帕理萊、熱蘇、吉塔蒂及埃利亞等等，他們均重視該見解，並以嚴謹的方法來進行研究。

科斯塔⁸將體育及其來源結合起來，認為體育運動的性質及運作均能象徵性地表達社會：“另一方面，現代體育是工業社會的產品，它以其運作的模式、危機、矛盾、夢想及希望等創造上述社會的形象” “透過體育，人們可對社會的基本原則、引領社會發展的價值、困擾社會的問題、支持社會發展的思想體系及帶領社會進步的理念等等作出分析。如果我們談及體育也就是談及人類；研究體育也就是研究其本身的社會”⁹。

體育的象徵性質及運作促使它在社會的整體運作及各個方面均能表達社會：“體育事業結合社會的來源，成為社會歷史發展的不可分離的伙伴。上述事業在時間及空間方面，在同代的展望及歷史的展望方面均呈現像一個社會的縮影，讓人們可完全仔細地觀察社會，並以它作為借鑒”¹⁰。

8. 參閱科斯塔撰寫《體育及社會分析》一文，文學院雜誌的單行本，社會學，第一組，第二冊，波爾圖，1992年。

9. 參閱科斯塔著《運動場的四周一體育、人類及社會》，知識園地：波爾圖，1997年，第18頁。

10. 同上。